



我们见证那段

血与火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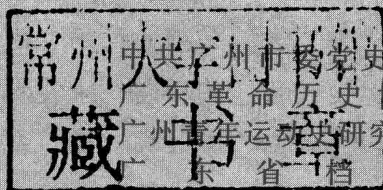
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口述史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
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省档案馆

广州出版社

我们见证那段 血与火的岁月

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口述史



研究室
博物馆
委员会
案馆

编

广州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见证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抗美援朝 60 周年口述史 /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 编. — 广州：广州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462-0337-9

I. ① 我… II. ① 中… III. ① 抗美援朝战争—史料
IV. ① E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8032 号

 我们见证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润路 87 号 9 楼、10 楼 邮政编码：510635
网址：<http://www.gzcbs.com.cn>)

责任编辑 柳宗慧

责任校对 梁 玲

装帧设计 谢成华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 邮政编码：511400)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 364 千

印 张 24.7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62-0337-9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今年，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60周年纪念日。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档案馆四家单位联合开展了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口述历史的采访编辑工作，对近70位直接或间接参与抗美援朝的老同志进行了采访，将他们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编辑成册，以此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符号。在历史的洪流中有不少鲜活的个体，历史的轨辙在每个普通民众的生命中留下了烙印。因此，我们此次采访的对象范围很广、经历各异，他们中有当年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铁血战士；有带着一腔热血，甚至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参军参干的学生；有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的医疗队队员；有冒着生命危险为战士演出的文艺工作者；有卖了祖屋买飞机捐给志愿军的普通老百姓……他们讲述的是个人的历史，然而在娓娓道来回忆的思绪中，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关于抗美援朝的历史细节，如最初怎样发现细菌战，在设备落后的条件下如何挖地道、修飞机场，工兵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怎么进行排雷等，以及一些少有触及到的问题，如战争初期部队的速胜观念、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三反”“五反”、教会对美国的矛盾心态……历

史的细节让我们更客观、真实地认识和了解抗美援朝这段历史。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大团结、民心凝聚的胜利，它让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英勇无畏的气概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这些受访者的讲述，给我们再现的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给我们留下的是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和无穷的建设祖国的激励。

这本口述史的讲述人年龄大都在80岁左右，至今回忆起抗美援朝那段岁月仍记忆犹新，充满激情，讲到动情之处不禁潸然泪下。有的还一再向我们强调，不要写他个人，要突出写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受访的准备，有的事先将个人的经历列出提纲，有的还积极给我们提供采访线索。更令人感动的是，一些老同志还把他们的珍藏多年的历史照片、历史文物提供给我们。

此次口述历史的采访编辑工作历时近十个月，得到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大力支持，派出学生参与采访及文字资料的整理工作。所有的访谈都是按照口述历史的规范进行。口述人的声像、文字、实物等资料将全部收入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广东省档案馆作为资料保存，以飨后人。

编者

2010年7月

目 录

第一部分：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

- 李维英：见证那段血火岁月 2
- 马声儒：战争的火炬还在我们的心里 17
- 柯 发：浴血809高地 30
- 吴植炎：战斗在前方指挥所 36
- 罗长廉：与苏联军人的四次接触 45
- 冯永宁：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雷达防空战 53
- 曾志毅：参加抗美援朝，见证中国空军的成长 62
- 伍竹迪：抗美援朝成就了我飞行的梦想 75
- 秦桂芳：我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82
- 林东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台湾籍军人 91
- 龙加林：抢运伤员到后方的惊险经历 98
- 曲长君：朝鲜战场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 105
- 郑 波：反击，正洞西山战役 110
- 邱 焕：我打下了一架美国飞机 119
- 杨润权：我们测算美国开炮的特点 122
- 钟振德：苦中有乐的朝鲜生活 124
- 古国佳：我差一点就牺牲了 129
- 廖矮仔：我们那个班只剩下三个人 131
- 沈月鹏：我的朝鲜随军纪实 136

第二部分：艰难的后勤保障

- 邓健龙：打不烂、炸不断的运输线 142
- 区镜池：我在朝鲜前线参加运输团 148
- 司徒安：我在高射炮团的经历 156
- 陈伦平：战地司机的一次历险 162
- 黄业标：忆当年，风雨伴行 164
- 陈志强：我们的任务是保障朝鲜前线与中央的通讯畅通 · 168
- 雷 鸣：借粮只能借三分之二 175
- 刘陌生：我是一名战斗工兵 182
- 容翠芳：奔波在后方医院 187
- 刘俊泉：我是后方的对空情报兵 192
- 吴梅珍：时常想起那段岁月 197
- 余群雁：年龄最小的医疗队队员 206
- 周宏中：我在前线当文书 211
- 丘焕波：不分昼夜抢修铁路桥梁 216
- 杨庆茂：别的不怕，就怕敌机和南朝鲜特务 223
- 杨华民：我所见的朝鲜前线的后勤供应 233
- 朱木森：我的人生轨迹因抗美援朝而改变 241
- 朱福昌：抗美援朝时，我在南海当水雷兵 246
- 吕锦铭：浓浓报国情，军旅显矢志 251

第三部分：硝烟中的文艺战士

- 赖亚莉：我们是战地开出的并蒂莲 258
- 张永枚：一个文化战士的朝鲜记忆 263

赵均、蒋士坤等：	战场上的惊险演出	270
张贤能：	参加“老秃山”战斗的文艺战士	279
刘 仑：	在朝鲜三个月，我一共画了四百幅画	286
陈守芳：	我在朝鲜战场负责对敌宣传	291
张纯、冯华竹：	我们因抗美援朝而结缘	298
张懿媛：	文艺兵的战场就是舞台	307
陈蔚明：	我在朝鲜教授速成识字法	319

第四部分：保家卫国的后方支援

黄蕊华：	轰轰烈烈的参军参干运动	328
陈 波：	我为抗美援朝烈士设计制作了“光荣之家”牌匾	335
刘段英：	咬破手指写血书	339
常 军：	一个工商业者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经历	342
何礼荣：	捐祖屋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	348
黄伟山：	抗美援朝时期的反美宣传	353
王宗龄：	工会的工作跟着国家的脉搏跳动	357
林锦儒：	我随慰问团去朝鲜慰问志愿军	362
刘淑英：	广州回族人民踊跃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368
潘琼真：	教会信徒为抗美援朝祈祷	374
谭 英：	组织工会，发动工人，搞好生产，支援抗美援朝	378
杨 丰：	种好节瓜就是支援抗美援朝	383

| 第一部分 |



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



李维英

见证那段血火岁月

采访人：周艳红 徐丽飞

整理人：周艳红 徐丽飞

采访时间：2010年5月12日

采访地点：广州市李维英宿舍

讲述人简介：

李维英，1922年出生，浙江人。抗美援朝时任42军124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对“联合国军”的五次战役；1952年，作为志愿军第一批归国代表回国作报告；1953年回国。离休前，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今年是抗美援朝运动60周年纪念，忆述这段历史，是非常必要的。我是那段血火岁月的见证人之一。当年我是入朝先头部队42军124师政治部宣传科的科长。

为了隐蔽出国意图，达到战略的突然性，我所在的42军在1950年10月16日晚悄悄地渡过鸭绿江。两年多后，1952年11月4日，同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告别了苦难的朝鲜人民，轮换回国。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42军先后和美军6个师、南朝鲜6个师、英国2个旅、土耳其1个旅，以及澳大利亚、荷兰、法国等16个国家军队作战642次，歼灭敌人30 700多人，自己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14 000

多人，其中阵亡4000多人。

我们在朝鲜两年多的时间，是朝鲜战争最激烈、最残酷、最困难的时候。不论在东线阻击，还是1950年1月突破三八线，迂回穿插作战，42军都发挥了机智勇敢的战斗作风，把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彻底粉碎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42军在朝鲜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敢打硬仗、大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受到了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彭老总的表扬和嘉奖，也受到了朝鲜人民军领袖金日成的赞赏。

迅速集结，做好入朝准备

1950年1月，我在42军军政干校三大队担任教导员、党委书记。此时，42军完成了在四川和河南的解放、剿匪工作后，奉命调回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搞大生产。在6月份，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央军委命令42军立即停止生产，迅速到中朝边界通化集结。并成立东北边防军，调四野三个主力军38军、39军、40军到东北集结，积极做好入朝作战的准备。

42军于8月份到通化集结。我也率42军军政干校三大队600余名干部和学员到达通化三源浦124师师部驻地，我仍任124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从8月到10月，部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入朝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大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动员教育，二是补充人员和装备，三是进行临战前的训练。

第一是动员教育。部队已经半年多没有打仗了，有些人思想上有些松散，贪图安逸，有些人对战胜美帝国主义缺乏信心。动员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揭露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凡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没有它不参加的。尤其在抗日战争后武装了蒋介石的军队，空运、海运蒋介石的部队到前线，特别是到东北。其次，讲清我们与朝鲜的唇齿关系，美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侵略朝鲜，还瞄准我们的东

北，瞄准我们的国家，唇亡齿寒，抗美援朝就是要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必须要抗美援朝。

第二是补充人员和装备。部队补充了大量新参军的战士，尤其以东北和四川的战士居多，他们觉悟高，部队里的老弱被换下来。一个连队充实到120~150人，一个师1.5万人。另外储备骨干，即师团都成立教导队。一个连四个干部，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抽出一个再抽一个排级干部进教导队，然后在班排的干部中挑选人员，补充上来。这样，一个师的教导队有100多人，一旦连队干部伤亡大了，随时能补充上。平时教导队的人担任战勤、警戒、救助伤亡、掩埋烈士、动员群众、筹粮等工作。战斗中，伤亡最大的就是班排连。装备补充方面，我们补充了反坦克炮、无后坐力炮、火箭炮、山炮等。当时战士既要加强装备，又要轻装，这样才能方便行军。战士的装备主要包括1支步枪，1个干粮袋，100多发子弹，4颗手榴弹。四个军有二十五六万人。

第三是针对入朝作战进行训练。训练很重要。指挥员进行战术训练，战士进行技术训练。战士必须掌握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战术训练，主要讲一点两面三三制，还有就是夜战训练。在朝鲜，我们主要采取夜战近战，因为白天他们有飞机轰炸。部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拉出去20多次，进行夜里野营。另外是打坦克的训练。美军一个师40多辆坦克，我们一辆都没有。从坦克的性能、装备、形状，到怎么接近坦克，怎么在静止状态下打坦克，送炸药包，怎么在运动状态中打坦克，怎么在夜间打坦克，战士都要进行训练。全军训练了600个骨干。

最后，从延边自治区动员了600个翻译。一个连队基本配备一个翻译，但英文翻译没有，一个师都没有一个，后来解决了一点。这就是战前准备工作。

首战黄草岭

朝鲜人民军发起进攻后，几天就解放了汉城，一直打到釜山附近。9月16日，美军集中了6万人在仁川登陆，20日占领汉城。周总理发表声明，警告美军不准越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我们绝对不会置之不理。但麦克阿瑟很傲慢，认为我们不敢出兵，于是在西线集中美军4个师，南朝鲜6个师，土耳其1个旅，英国2个旅，法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各1个营，在10月2日突破了三八线，分几路向靠近我国边境的新义州和楚山附近冒进。东线美军10军团阿尔蒙德，辖两个美军师（陆战一师和美三师），南朝鲜两个师（首都一师和三师），在东海岸元山、咸兴登陆，企图从东西线两路夹击，在感恩节前，推进到我国边境，解决朝鲜战争。

1950年10月8日，毛主席正式签署了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委任彭德怀为司令兼政委。38军、39军、40军、42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分两路准备渡江。当时，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西线由38军、39军、40军的9个师，加上42军的125师，一共10个师在西线机动防御，找机会歼灭敌人。我所在的42军率124师及126师到东线阻击敌人西进。

42军派了先遣队，由124师副师长肖剑飞负责，带领各师作战科副科长、各团副团长，坐了两部卡车，赶赴东线勘查地形，制定作战计划。

肖副师长在18日到了黄草岭一带，这里距东海岸的元山、咸兴100里路。由咸兴向西有一条公路，经过五老里就是黄草岭。由山头一直看到五老里敌人那一面。地形非常好，崇山峻岭，一条公路弯弯曲曲约40公里通过黄草岭这座大山，这是通往西线必经之路。北面还有一条路，要绕弯通过赴战岭。军部决定124师守黄草岭，126师守赴战岭。只要我们把黄草岭几个制高点的烟台峰、111.5高地和197.5高地占领了，一线兵力不要摆太多，控制要点，卡住口子，敌人就过不来。

正在看地形的时候，突然来了位朝鲜人民军姓金的少将，这位金少将原来

是我们东北解放战争时朝鲜支队的人。他看到我们，直掉眼泪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们来支援了，太好了。我们有一位首长想见见你们。”大家坐上汽车，往回走了20公里，到了古土里。钻进一个山沟，有几间房子，进去看到一个很高大的朝鲜人，金少将给我们介绍这是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崔庸健次帅，边上还坐着两个苏联顾问。崔庸健说：“哎呀，在我们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派人来了，太感谢了。我们中朝两国是兄弟，1926年我在广东参加了彭湃海陆丰起义，后来我又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现在你们又支持我们，互相支持。”肖副师长回答：“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应该的。”他就问：“你们准备怎么打？”肖副师长告诉他，我们准备在黄草岭卡口子，搞纵深配备，后面力量多一点。崔很赞同。

苏联两个顾问问：“你们有多少飞机，多少坦克，多少大炮？”肖副师长说：“飞机一架没有，坦克一辆没有，总部给我们配了个榴弹炮团，我们就很满意。”他们只摇头，认为肯定守不住。崔庸健就说：“你们不了解中国人民军队，我了解，他们很能打仗，很有办法，守住黄草岭肯定没有问题。”苏联顾问还是一直摇头。崔庸健又问：“你们的先头部队到哪了？”肖副师长说：“在浦南，离这儿还有100公里路，常备行军三天，我们的主力部队前天过了江，正在向这边急行军。”崔庸健说，美军四个师已经在元山登陆，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如果让他们抢先占领，那我们就困难了。他说，你们能不能快一点。肖副师长回答：“我们就两部卡车，一次运五六十个人，快不了。”崔庸健告诉金少将把机关部队和群众动员起来，筹集18辆卡车，马上到浦南把先头部队接过来。

崔庸健还说：“在东线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只剩1个坦克大队，7辆坦克，1个野炮大队，12门炮，统统交给你们指挥了。”这就是东线朝鲜人民军交给我军的全部力量了。他们的部队撤不回来。

卡车到了浦南，370团的赵欣然团长走了一脚泡，看到卡车马上把先头营二营和团指挥所塞进去。24日下午到黄草岭，二营马上占领阵地，把四连放在黄

草岭的烟台峰一线阵地，两个连作为预备队。他们连夜修工事，那时已经很冷了，土都冻上了，很难挖。一夜才挖了半人多高。上午9点钟，南朝鲜首都一师一个营上来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来了，不知道山上已被占领，长驱直入。敌人到了离四连阵地四五十米远处，四连就一阵轻重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阵猛打，打掉他们四五十个人，南朝鲜部队被打懵了，丢下几十具尸体退下去了。

后来我们又打退了敌人一个连的进攻。一天就过去了。当晚四连连夜修工事，修掩体。第二天早晨，敌人一个营上来了，上来之前，8架飞机先来扫射，榴弹炮打过来，部队躲在掩体里，炮火一停，敌人就上来了，战士们也迅速出来进入战壕，还是手榴弹、轻重机枪、冲锋枪，把他们打下去了。那天敌人攻了几次没成功，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志愿军。

第三天，敌人出动20多架飞机，山上的石头都被炸碎了。敌人发现烟台峰右侧有一条很窄的深沟可直达我方阵地后侧水洞，于是派一个营迂回上来，四连指导员李兆勤发现了，率领一个排把敌人打下去了。当时战士们讲：“山可烧，石可碎，我们的阵地不可摧。”

到了第四天，敌人继续猛攻。很多战士已经没有弹药了，就扔石头。晚上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就嚼草根，用牙膏润唇。我们消灭了敌人250人，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在只剩下20多颗手榴弹的情况下，仍打退了敌人最后一次冲锋。四连伤亡五六十人。在连长盖成友、指挥员李兆勤的带领下战胜极大困难，坚守阵地5天5夜，歼灭南朝鲜军250余人。四连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的称号。

30日，371团把他们换下来了。敌人的进攻部队也换成了南朝鲜三师。371团二营在前面。11月1日这天，南朝鲜三师全师出动，一波一波攻，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晚上六七点钟，我们的阵地被敌人突破了。晚上371团组织反击，又把阵地全部夺回来。11月3日南朝鲜军队全撤了，美军陆战一师、三师上来了。空中有三百架飞机轰炸，打到下午三点钟，敌人两个连

占了我们一部分第一线战壕，二营就剩下19个人，趁敌人混乱的时候，用冲锋枪、手榴弹把敌人打下去。但最终，我们的阵地被他们突破了。

当天晚上，师以371团两个营，朝鲜人民军坦克6辆，向龙水洞进行反击，另一路以370团一营、三营由烟台峰向龙水洞反击。371团在路上被敌人堵住了，打得很激烈。370团三营进至龙水洞西侧，遇到敌人一个排正在公路边睡袋里睡觉，三营在团参谋长邢嘉盛、营长马振国带领下，立即切断这条南北往返的公路。三营继续向敌纵深前进，走了20公里，于拂晓抢占400.1高地及东高地，深入到陆战一师的“心脏”。并把敌人一个营的指挥所打掉了，缴获了3门榴弹炮，吉普车2辆，卡车7辆，俘虏了一些人。

第二天美军发现了三营，以一个团包围三营，20多架飞机进行轰炸。三营奋战了两天三夜，伤亡了130多人。我军战士没有吃的就挖草根吃。那时候通信工具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一个营不见了，惊动了总部，老来电话询问。三营最后在邢参谋长和马营长带领下，把烈士掩埋，把重伤号全部背上，成功突围，走了两天，回来了。

11月4日，敌人动用了600多架次飞机、40多辆坦克、200多辆装甲车向我发起冲击。我们在每一个山沟的每一个弯处都埋伏了爆破手，敌人坦克在转弯的时候速度就慢下来，我军就打。那天，朝鲜人民军坦克大队参谋长亲自在前面与敌人奋战，掩护我们步兵冲锋。我一线阵地馆坪，即指挥所前面不远的地方，被敌人突破了。我指挥所组织了警卫部队，全部武装起来。在这危急的时刻，军长吴瑞林来了，立即把预备队372团调上去进行反击，敌人退到馆坪以南。正面阵地由372团防守，370团、371团各以一部防守两侧阵地。

5日、6日，敌人继续增兵，把美三师全部调上来，炮火也加强了，但仍未突破我阵地。我军将后梯队1000多名战士补充到连队，并补充了武器装备，决心继续坚守下去。6日那天，战斗很激烈，但敌仍未突破我阵地。

此时，西线主力已经获胜，战役结束。总部原令我师守备11天，我们实际守了13个日夜。总部命令我师于7日晨撤出黄草岭阵地。

黄草岭防御战，共伤俘敌2228人，缴获迫击炮5门，轻重机枪30挺，我军亦伤亡1345人。

抢运药品，救运伤员

11月2日晚，师政委季铁中对我说：“这两天战斗很激烈，重伤员增多，运不下去。我们研究派你负责组织一下抢运工作。”我欣然领命，除身边的赵凯、潘恺两位干事外，又找到了6名宣传队员，加上我的警卫员王恩波共10个人，在黄草岭山顶北坡公路边设立了联络点，然后分头到前沿阵地组织和督促抢运重伤员。到6日撤退，基本运完。6日晚上，我接到季政委的条子：“任务已完成，受总部嘉奖。7天天亮前部队主动撤出，向柳潭里一带转移。你们可在原地随部队撤走，不要漏掉一个人啊。”

7日下午一两点钟，部队撤下来了，我就跟着部队走。走到古土里，那里有家医院，我们停下来，检查一下有没有人漏掉。下午4点钟，走到长津湖，上了大桥后，卫生部政委李绍荣拦住我说：“卫生部已经转移了，现在公路边还有30多个重伤员和全师80多箱药品没有撤走，你看怎么办？”

正思索间，师部一辆美式吉普车过来，我向代师长苏克之报告，他说：“由你完全负责运走。”说完，他走了。

那时候已经是摄氏零下20多度了，我急得一身大汗，再过一个多小时天就亮了，敌机来了，就撤不了了。这时，在战勤队的干校学员陆续走过，我逐个动员他们抢救伤员，说：“长津湖对面就是一个山，山上有378团在那掩护，谁抬一个伤号过了山头，就为谁请功。”他们纷纷去找担架、找大车，这时，每个连队过来有担架的给留下。这样30多个重伤员抬走了，只剩下了几箱药品。

天亮了，真是天公作美，起了大雾，飞机来了也看不到。侦察科长带着侦察连过来了，告诉我：“你过去的警卫员昨天在水云庄的指挥所被炸死了，我们给埋了。”我沉痛地说：“谢谢你们。”我请求侦察员们将剩下的几箱药品